



冯梦龙
笑话集

〔明〕 冯梦龙
高洪钧 点校



VE40/30



冯梦龙笑话集

〔明〕冯梦龙

高洪钧 点校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27903



1127903

冯梦龙笑话集

(明) 冯梦龙

高洪钧 点校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5.75印张 150,000字 印数: 1—45,500 1987年6月第1版
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1086·136 定价: 1.15元

《冯梦龙笑话集》出版说明

冯梦龙是我国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。他以毕生的精力，从事于通俗文学的搜集、整理和编定，其涉猎之广，除小说、戏曲、民歌而外，还有多种笑话集传世。其中，《古今谭概》别题《古今笑》三十六卷，是集史传笑谈之大成者，本社已有点校本出版。此外，尚有《笑府》、《广笑府》、《笑林》、《雅谑》等民间笑话集，篇幅皆不长，特为汇成一编，题名《冯梦龙笑话集》，以饷读者。

《笑府》原刊本已不复得见，所知仅日本有旧刻两卷本和一卷本，题风来山人删译。这两种版本内容多不同，周作人氏曾参酌抄录，割舍其言不雅驯者，存一百七十四则，收入《苦茶庵笑话集》。建国后，又从其中删去九则，列为《明清笑话四种》之二。王利器先生的《历代笑话集》，亦从中选录了五十三则。

《广笑府》十三卷，附录一卷，收笑话三百六十三则，隐语四十则，一九三五年上海中央书店有排印本，系《国学珍本文库》第一辑第七种。建国后未再版，仅《历代笑话集》从中选录九十四则。

《笑林》一卷，收笑话一百四十五则。《雅谑》一卷，其编入《破愁一夕话》者收录笑话一百三十八则，编入《古今说部丛书》者收录笑话一百四十一则。《历代笑话集》据《破愁一夕话》中《雅谑》部分，录存一百一十则。

《笑府》、《广笑府》，均署墨憨斋主人辑；《笑林》、《雅谑》，均署浮白斋主人辑。此皆冯梦龙之别号。其所辑笑话，多以白描手法，勾画出贪鄙、吝啬、虚伪、欺诈、懒惰、愚昧等诸般可恶且

又可笑之形象，不啻为一幅中国古代社会的百丑图，令人读后，似曾相识，忍俊不禁，从而寓褒贬于其间，明爱憎于言外。当然，这部笑话集中有对下层妇女的嘲弄，有对残疾人的揶揄，有对纵欲者的调侃，皆是泥沙，不足为训。明代社会风气轻浮，冯氏生于斯时，自然难以免俗。

这次编定《冯梦龙笑话集》，以《广笑府》为底本。《笑府》、《笑林》、《雅谑》中之笑话有与《广笑府》文字相同者则删之，文字略异者则存之，并于文后略加按语说明。若有不当之处，欢迎读者批评指正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编 目

广笑府（三六三则）	（ 1 ）
《广笑府》序	（ 3 ）
广笑府卷一 儒箴（四九则）	（ 4 ）
广笑府卷二 官箴（二七则）	（ 18 ）
广笑府卷三 九流（二三则）	（ 25 ）
广笑府卷四 方外（一五则）	（ 31 ）
广笑府卷五 口腹（六八则）	（ 35 ）
广笑府卷六 风怀（二四则）	（ 52 ）
广笑府卷七 贪吞（九则）	（ 59 ）
广笑府卷八 尚气（二五则）	（ 62 ）
广笑府卷九 偏驳（三八则）	（ 69 ）
广笑府卷十 嘲谑（四一则）	（ 80 ）
广笑府卷十一 讽谏（一九则）	（ 90 ）
广笑府卷十二 形体（一六则）	（ 95 ）
广笑府卷十三 杂记（九则）	（ 99 ）
[附录]隐语一卷（四〇则）	（102）
笑 府（五〇则）	（111）
笑 林（五八则）	（127）
雅 谑（一四一则）	（143）

广 笑 府

《广笑府》序

古今来莫非话也，话莫非笑也。两仪之混沌开辟，列圣之揖让征诛，见者其谁耶？夫亦话之而已耳。后之话今，亦犹今之话昔。话之而疑之，可笑也；话之而信之，尤可笑也。经书子史，鬼话也，而争传焉。诗赋文章，谈话也，而争工焉。褒讥伸仰，乱话也，而争趋避焉。或笑人，或笑于人；笑人者亦复笑于人，笑于人者亦复笑人，人之相笑，宁有已时？《广笑府》，集笑话也，十三编犹云薄乎云尔。或阅之而喜，请勿喜；或阅之而嗔，请勿嗔。尧与舜，你让天子，我笑那汤与武，你夺天子，他道是没有个傍人儿觑，觑破了这意思儿，也不过是个十字街头小经纪。还有什么龙逢、比干、伊和吕，也有什么巢父、许由、夷与齐，只这般唧唧啾啾的，我也那里工夫笑着你。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《道德》，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，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，和尚们去打木鱼，弄儿穷活计；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，白象的滋味？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胡来，把这些干屎橛的渣儿，嚼了又嚼，洗了又洗。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，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，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。又笑那张道陵、许旌阳，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济？只这些未了精精儿，到底来也只是一淘冤苦的鬼。住住住！还有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，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。不话不成人，不笑不成话，不笑不话不成世界。布袋和尚，吾师乎！吾师乎！

墨憨斋主人题

广笑府卷一 儒箴

《孝经》策问

钱塘叶生无学识，进为太学官时，一学士假作策题戏之曰：“《孝经》一序，义亦难明，且如‘韦昭王’是何代之主？‘先儒领’，是何处之山？孔子之志，四时常有也，何以独言‘吾志在《春秋》’？孔子之孝，四时常行也，何以独‘行在《孝经》’？既曰‘夫子没’，而又何以有‘鲤趋而过庭’？”

国博来

一士人遇例纳米，注授国子监博士，每出街，前驺从喝曰：“国博来！”路人喧笑曰：“不是谷博来，却是米博来。”

假儒

富家村子弟，诈为秀才，状诉追债。官见其粗鄙可疑，乃问曰：“汝是秀才，且道‘桓公杀公子纠’一章如何说？”其人不知是书句，只恐是一件人命，便连声大叫曰：“小人实在不知情。”官命左右挞二十。即出，谓其仆曰：“这县官太无道理，说我阿公打杀翁小九，将我打二十。”其仆曰：“这是书句，汝便权应略知也罢。”其人曰：“我连叫不知情，尚打二十下，若说得知，岂不拿我偿

命!”

买猪千口

一县官写字潦草，欲置酒延宾，批票付隶人买猪舌。舌字写太长，隶人错认，只谓买猪千口，遍乡寻买，只得五百口，赴县哀告，愿减一半。县官笑曰：“我令你买猪舌，如何认作买猪千口？”隶人对曰：“今后若要买鹭（鹅字异体），千万短写些，休要写作‘买我鸟’。”

聂字三耳

一书手写字多误落，遇告册时，将陈字着卩于右，被官责二十。书手性愚，误认凡卩俱当在左，后又将郑字着卩于左，又被官责二十。后有聂姓者托写首状，书手大呼曰：“我因两耳，一连打了四十；若与你写状，岂不送了我的性命。”

不识书礼

海滨一俗士，因诉家事，冒名儒生见官。官嫌其礼度粗率，因斥之曰：“尔既为儒，如何不识礼？”其人曰：“某生长海滨，岂不识鲤？鲤有北斗七星，奉道者忌而不食。”官曰：“我论书中之礼，岂是问鲤鱼？”怒将答之。其人认书为须，急声正辩曰：“大人误矣，若有须者，却为鲙鱼，又不是鲤也！”

吏胥酒令

儒、释、道与吏人同席行令，取语句首尾一同。儒者曰：“上

取乎下，下取乎上。”释者曰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道者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吏人曰：“呈为公务事，右具呈。”

七 分 吟

郭功甫出自作诗示东坡，高吟朗咏，声振林木。既而问曰：“某诗当有几分礼数？”坡曰：“十分，十分。”郭谦不敢当。坡笑曰：“诗有三分，吟有七分。”

班 孟 坚

张由古无学术，好妄论古今。一日，对众叹班固文章不入《选》。众嗤笑曰：“观其著《西汉书》及《两都赋》、《幽通赋》、《答宾戏》等文，具载方策，如何轻议他？”由古曰：“尔辈所举者乃是班孟坚，我所议者，班固也。”

三 百 瓮 黄 齋

东坡曰：王状元未第时，醉堕汴河，为水神扶出，曰：“公有三千缗料钱未曾消破，如何死于此？”明年，遂登进士第。士有久不第者，亦效之，佯醉落河，河神亦扶出，士大喜，曰：“我料钱几何？”神曰：“料钱吾不知也，君若死于此，三百瓮黄齋何处消破？”

秀 才 抢 胙

歌曰：祭丁了，天将晓。殿门关，闹吵吵。抢猪肠的，你长我短。分胙肉的，你多我少。勾烛台的，挣断网巾。夺酒瓶的，门

槛绊倒。果品满袖藏，鹿脯沿街咬。增附争说辛勤，学霸又要让老。抢多的喜胜登科，空手的呼天乱跳。颜子见了微微笑，子路见了添烦恼。孔子喟然叹曰：“我也曾在陈绝粮，从不曾见这班饿鸟。”

村学联句

门馆萧条八月秋（师），二三童子冷飕飕（生）。束修微薄难排遣（师），学分原无莫怨尤（生）。课少令尊嫌怠惰（师），书多我辈结冤仇（生）。明年设帐知何处（师），解馆归欤日夜愁（生）。

村学相嘲

村学究作诗讥东道曰：“今年到此是吾差，钓颈须寻大树丫。东道家家穷是虱，学生个个懒如蛇。三餐薄粥称供饭，四季清汤当点茶。如此教儿能长进，满村都是做官家。”东道答曰：“今岁延师是我差，吟诗却似口生丫。学规画虎翻成狗，子弟成龙文变蛇。不识天文并地理，只贪盏酒与杯茶。之乎者也行行错，误了多多少少家。”

玉堆官

二蒙师相遇于道，道傍有鲁参之墓，其一忙下拜曰：“此曾参墓。”其一辩为曹参墓，争论久之，因相殴，讼于王推官处。官曰：“召坟邻询之。”知为鲁参墓，各答二十逐出。其友人为之和解，因置席于玉堆官，二人将入门，举目见轩匾，慌奔走出，相顾惊愕曰：“此是王推官家，如何又去惹他？”

引马入窑

东道索祭文，训蒙师穷迫无措，乃骑东道马，急走荒郊，寻一瓦窑，忙下马奔入避之。其马踟蹰不肯入，蒙师在窑中急骂曰：“你若会作祭文，便在外面立，我是不敢出头矣。”

落山落水

教师无学术，有客自京师回，相访馆中。一徒执书问“晋”字，教师不识，以朱笔旁抹之，托言待客去再问。又一徒问“卫”字，教师以朱笔圈之，亦云待客去再问。又顷，一徒问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师曰：“读作落字便了。”师问京客云：“都下有何新闻？”客曰：“吾出京时，只见晋文公被戮一枪，卫灵公被红军（一作巾）围住。”师曰：“不知部下军士如何？”客笑曰：“落山的落山，落水的落水。”

错死人

馆东丧妻母，托教读作祭文。教读按古本误抄祭妻父文与之。馆东怪而问之，教读曰：“我买刊本已定，谁教你家错死了人。”

按：《笑府》题《错死》，别题《作祭文》，文字有别，谓：一人丧妻母，托馆师作祭文，乃按古文误抄祭妻父文与之。其人怪问，馆师曰：“此文是刊本定的，如何得错，只怕倒是他家错死了人，这便不关我事。”

不识平仄

一人延馆宾供膳饮酒，馆宾好[豪]饮不歇，内人教侍者斜侧执瓶，喻以洒尽之意，彼当自歇。宾犹不悟，内人从内呼曰：“快休请此先生，瓶侧尚且不识。”

是何言兴

一教师肤浅，读字多误，东道不悦，乃与约言：“当出束修谷五十石，每误读一字，则除谷一升。”及解馆查算，止余谷二升矣。呼童照数与之。教师大呼曰：“一年心力，止得谷二升，是何言兴（与）？是何言兴（与）？”东道笑向家童曰：“且莫量谷，连这二升亦除了。”

作诗复语

一教师宿山寺，作即事诗曰：“一个孤僧独自归，关门闭户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时分，杜鹃谢豹子规啼。”又见二秀才相骂，复作诗讥之曰：“秀才学霸骂生员，好睡贪睡又爱眠。浅陋荒疏无学识，龙钟衰朽枉高年。”

懒学诗

春游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到凄凉无兴趣，不如耍笑过残年。

不还束修

东道不还束修，教师消以诗曰：“东君何事太蛮擅，束脯终年不肯还。擎伞遮阴专为热，围炉向火只因寒。只嫌传授工夫少，争奈踉跄子弟顽。若要一欵成得井，再生夫子也艰难。”

妙处难学

或人命其子曰：“尔一言一动，皆当效师所为。”领命侍食于师，师食亦食，师饮亦饮，师侧身亦侧身。师暗视不觉失笑，搁箸而喷嚏。生不能强为，乃揖而谢曰：“吾师此等妙处，其实难学也。”

南风先生

一富翁极鄙吝，欲延师教子，思得不食不饮者乃可招致。或告曰：“某先生不用饮食，只吃南风一味。”富翁闻知喜，既而沉思曰：“更与吾妻论定，方可请他。”归而谋于妇，妇曰：“未可，未可。你且不要輕易，倘若一日发北风，你将何物与他吃？”

豆腐先生

一东道富翁，三餐豆腐供馆宾，终岁无兼味，至撤帐日，馆宾调《临江仙》一阙留别云：“肥鸡无数，肥鹅无数，那更肥羊无数。几回眼饱肚中饥，这齋淡怎生熬过？早间豆腐，午间豆腐，晚来又还豆腐。明年若要请先生，除非是普庵来做。”

宽 度 量

村学究供膳诗曰：“长天午膳日西斜，夹湿连糠又杂砂。一碗苦蒲犹带子，数茎苋菜已开花。村醪入腹双眉皱，野芋沾唇满口麻。难得先生宽度量，一时收拾不留些。”

讲 书

一先生讲书，至“康子馈药”，徒问：“是煎药？是丸药？”先生向主人夸奖曰：“非令郎美质不能问，非学生博学不能答。上节‘乡人雉’，雉的自然是丸药；下节又是煎药，不是用炉火，如何就‘厩焚’起来？”

补 廩

孔子绝粮于陈，命颜回往回回国借粮，以其名与国号相同，冀有情熟。比往通讫，大怒曰：“汝孔子要攘夷狄，怪俺回回。连你也骂着说，‘回之为人也择（贼）乎’。粮断不与！”颜子怏怏而归。子贡请往，自称平昔奉承，常曰“赐也，何敢望回。”群回大喜，以白粮一担，先令携去，许以陆续运付。子贡归，述诸孔子，孔子攒眉曰：“粮便骗了一担，只是文理不通。”

颂 屁

一士死见冥王，王忽撒一屁，士即拱揖进辞曰：“伏维大王，高耸尊臀，洪宣宝屁，依稀丝竹之音，仿佛麝兰之气。”王大喜，命牛头卒引去别殿，赐以御宴。至中途，士顾牛头卒谓曰：“看汝两角弯